

“上厕所”的来源和它的理据*

俞理明

四川大学中文系 四川 成都 610064

提要 由于历史变迁,许多现代用语的内部关系都模糊不清了。如果忽略历史,运用现代理论解释这类现象的时候,可能失之主观。汉语有丰富的历史材料,借助语义研究的方法,广泛了解对象用语在历史上的不同形式,有助于理清这类成分的来源和理据。考察证明,“上厕所”中的“上”就来源于登上厕坑这一意义。

关键词 语源 语义分析 “上” “下”

中图分类号 H1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9484(2010)02 - 0171 - 06

1 共时现象的历时追溯

汉语动词“上”、“下”在以处所名词作宾语表示位移行为的时候,是很有规则的,在移向空间或心理高位的时候用“上”,反之用“下”。空间位置和心理评价都有相对性,因此,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同一个处所名词,有时适用“上”,有时适用“下”。但是,现代汉语口语中“上厕所”一语似乎对这一规则提出了挑战,作为一个心理评价偏低且空间并不显示高位的名词,“厕所”只能“上”,不能“下”。对此,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有学者提出了解释。刘国辉(2008)认为,说“上厕所”是因为过去厕所在屋外,“上”表示由内向外的移动,杨子、王雪明(2009)则认为“上”并不表示位移,而是表示实施行为的意义,“厕所”也不是表处所,而是一个事件。这些分析都立足于共时平面对这一现象的展开,给人不少启发。不过,这些推导分析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有待验证。

通常,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组词成句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并非总是从词开始的,很多时候,我们采用固定组合来直接构句。这种固定组合是前人语言经验凝固的结果,对于这种由历史积淀造成的组合,仅从现代层面的组词成句来作观察,是不够的。“上厕所”是一个历史造成的固定组合,需要从历史角度才能弄清它的真实来历。

汉语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作为语料,保留了大量历史材料,能反映许多现代语言成分的形成,有助于我们考察它们的来源和形成规则。本文运用描写的方法,追溯古代有关“上厕所”这一概念的各种表达形式以及承袭关系,为弄清“上厕所”这一组合的成因作一尝试。

语义场的研究,通常是在共时平面上分析意义有联系的成分。不过,语言是动态的,一个意义的表达,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其中有些方式会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内共存,形成先后交替、辗转相承的复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墨守共时规则,就会割裂材料的历史关联,有碍历时关系的梳理。因此,本文认为,历时研究中的语义场分析,可以从泛时的角度,汇集同一语义相关的各种材

[收稿日期] 2009年7月30日 [定稿日期] 2009年11月24日

* 本文承蒙《语言科学》匿名专家指教,增色不少,谨致谢忱。文中不妥之处,概由作者自负。

料,理清其中的承继关系,探寻其成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语义近似的成分并不一定有源流关系。词语之间的亲疏,通过语义、结构和构词成分三个不同层面的相似程度表现出来。我们首先通过语义的一致性划定考察的范围,其次,通过结构的一致性,排除与本话题无关的历史成分,然后通过构词语素的异同,考察这个成分的直接来源。

2 古代排泄义的不同表达类型

“上厕所”一词的理性意义指人的排泄行为,排泄物的污秽和排泄过程的裸露,使这个行为具有不雅和隐私的特点,需要避忌。因此,在表达中,排泄行为虽然可用直白的动词,比如(A)“溲、屎、尿、屙”等,但人们通常用其他动词来委婉地表示,如(B)“下、后、泄、泻、拉、撒”等。不过,久用之后,B组动词就失去隐晦的色彩,跟A组混同。

在更为委婉的表达中,人们联系跟排泄有关的行为或感受,采用隐缺的方法,隐去表示排泄意义的词语,而采用表示排泄前后的行为或感受的词语作间接表达。比如从排泄后的感受出发,用(C)“便、利、便利、方便、解手”以及“大便、小便、大小便”等原本有方便、舒适意义的词,或采用排泄前后的动作来代替这个动作。用来代称排泄行为的相关动作中,有的动作具有非位移的特点,比如(D)“更衣(原意:换衣服,解衣束衣)、净手(原意:洗手)”等,另一类动作则是以处所为背景,具有位移的特点,比如(E)“如厕、登东、上毛厮”等。

在上述各语义相关的表达手段中,A、B、C、D组各词语在结构上跟“上厕所”没有明显的联系,只有E组跟“上厕所”一样,是“V+N_{处所}”的组合。

3 历代跟“上厕所”有关的表达方式

对表排泄义“V+N_{处所}”组合的考察,涉及两个方面,一是V的使用情况,二是N_{处所}的使用情况。

六朝以前,表示处所的N有“厕、圜、溷、圜、轩”等,其中“厕”是基本用词,经常跟一些动词,比如“如、之、奏、在、入”等连用,表示排泄行为。例如:

(1)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左传·成公十年》。清吴浩《十三经疑义》卷四:“‘陷’字與上‘張’字對。将食而腹張,故如厕。如厕而張者陷,陷即卒。”)

(2)至春,竖奉剑从王之厕,王去,竖后,王令人召之,即仆于厕,呕血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3)(郅都)尝从入上林,贾姬在厕,野彘入厕,上目都,都不行。(《汉书·酷吏传·郅都》。《史记》作“贾姬如厕”。)

(4)明旦,上未起,何罗亡何从外入。日磾奏厕,心动,立入坐内户下。(《汉书·金日磾传》。颜师古注:“奏,向也。日磾方向厕而心动。”)

(5)彝后因醉诣璞,正逢在厕,掩而观之。(《晋书·郭璞传》)

其中“如厕”一语使用最广泛,明清以下文献中还时常可见,它主要用来代指排泄行为,也可以用它的原义,只表示前往而不涉及排泄。例如:

(6)(韩)馥自怀猜惧,辞绍索去,往依张邈。后绍遣使诣邈,有所计议,因共耳语。馥时在坐,谓见图谋,无何,如厕自杀。(《后汉书·袁绍传》。李贤注引《九州春秋》:“至厕,因以书刀自杀。”)

(7)尝诣石崇家,如厕,见有绛纹帐,裯褥甚丽,两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谓崇曰:“误入卿内。”崇曰:“是厕耳。”寔曰:“贫士未尝得此。”乃更如他厕。(《晋书·刘寔传》)

跟“厕”组合的动词,“如、之、入、奏”都有前往义,“在”有处在义。入厕和排泄两个行为先后相承,并有手段目的关系,用表示手段的前往某处、处在某处,代指在该处的目的行为“排泄”,完成委婉表达。

唐宋以后,动词“上”和“登”进入“V+N_{处所}”结构,它们最初都与“厕”组合。例如:

(8) 刘季和性爱香。直宫,尝上厕所,过香炉上。(《初学记》卷二十五引晋习凿齿《襄阳记》)

(9) 王敦为驸马,如厕,左右侍者甚众,敦乃脱衣裸体而登厕,无羞愧色。(《独异志》卷上)

唐宋时期这方面的用例不多,部分用例还涉及六朝。不过有关六朝的文献都是唐宋时写定或转录,因此仍暂定为唐宋用语。

似乎可以认为现代汉语中的“上厕所”即“上厕”的词汇复音化的变体(“厕所”替换了“厕”),“上厕所”跟“如厕”相承,表示前往义。但是,当时取代“如”的还有“登”,怎么解释表上移义的“登”跟“上”的同义关系?在作更全面的了解之前,不能定论。

元明以下,表排泄的“V+N_{处所}”组合中,“登”和“上”成为主要动词,跟它们组合的名词也有了变化,多是“厕”的变体,比如“东厕(东廝、东司)、东、茅厕(茅廝、毛廝、毛司、毛厕)、茅房(毛房)、茅坑(毛坑)、厕坑、坑厕、坑”等。例如:

(10) 你偏不知我的性儿,上茅厕去也骑马哩。(《元曲选·东堂老》楔子)

(11) 只听得张世开高叫道:“小廝,点灯照我往后面去登东厕。”(《水浒传》一三回)

(12) 荆公见屋傍有个坑厕,讨一张手纸,走去登东。(《警世通言》卷四)

(13) 原来支成登东廝去了。……却说支成上了东廝转来……(《醒世恒言》卷三十)

(14) 来至平望,日已落山,大家香舡都联做一帮歇了。舡中内眷都捉队儿上岸,上茅廝中方便。(《型世言》十回)

(15) 弗躲,登坑去了。(《白雪遗音·玉蜻蜓·游庵》)

(16) 疑是在后院上毛廝,走去一看,也没有。(《姑妄言》卷七)

(17) 纪逢春说:“石大哥,我上茅房出恭,你要不要跟我蹲着去。”(《彭公案》一四一回)

(18) 见人家上毛厕就屁股痒痒,知道坐得下坐不下呢?(《红楼梦真梦》五十回)

(19) 一裁缝上厕所坑,以尺插墙上,便完忘记而去。随有一满洲人登厕,偶见尺,将腰刀挂在上面。(《笑林广记·要尺》)

(20) 家人说:“和尚上哪去?”和尚说:“我上毛坑。”(《济公全传》三十三回)

其中,“N_{处所}”发生了变化。在先秦时期,“N_{处所}”表示一种建筑,用“厕”这个词。但是,后来的“N_{处所}”有的仍是建筑性的,如“茅房”,有的却是器物性的,如“坑”。与之相应,有些“N_{处所}”似乎介于两可之间,比如原来常用的“厕”,既可理解为一所建筑物,也可理解为容纳粪便的便器。建筑跟便器与人的关系是有区别的,作为使用者,人能进入建筑,但不能进入便器,二者的词义差别,直接影响它们对动词和动词意义的选择。

4 “上”的使用分析

汉语位移动词“上”、“下”跟处所词组合,选配的依据有两个,一是空间的,由低向高用“上”,反之用“下”,一是心理的,由卑向尊用“上”,反之用“下”。同一事物,立足于不同的对比位置,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比如从重庆到武汉是“下”,而从南京到武汉是“上”;从深圳到广州应该用“上”,但从北京到广州则用“下”。前者取决于空间的高下,后者取决于心理的高下。(这种心理的高下,主要来自于社会评价中首都跟地方城市的差异,也有地理学中以北为上、以南为下的认知习惯影响。)同一事物,所取角度不同,上下也不同,比如做饭,可以说“下厨”,也可以说“上灶”。立足于心理评价,传统文化中厨事属于奴仆婢妾的职分,因此说“下厨”,而立足于空间比较,灶台居高位,就说“上灶”。表达的基点和角度不同,造成了表达的分歧。在心理上不可能居高位的“厕所”,只用“上”不用“下”,是否跟它的空间特征有关?一些古

人的用例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疑团。

“上”可以跟“马桶、净桶”组合。例如：

(21) 丫鬟不知,只说果然要上马桶,就把他送到方便之处,自己走出门来。(《连城璧》卷七)

(22) 浣芳上过净桶,尚不即睡,望着玉甫,如有所思。(《海上花列传》三十五回)

“上马桶”的“上”跟空间位置有关,表示移向空间高位。例如：

(23) 捱到自家门首,肚疼不可忍,跳下轿来,走入里面,径奔楼上。坐在马桶上,疼一阵,撒一阵,撒出来都是血水。(《喻世明言》卷三)

从有些叙述来看,“上厕所”也表示移向空间高位。例如：

(24) 一日挑了油担出门,中途因里急,走上茅厕大解。(《喻世明言》卷二)

(25) 只见他哼哼的走到后面,找着厕所,方欲上去。(《痛史》六回)

“上”的这个用法,跟厕所整个建筑的空间位置无关,而跟厕所内部的形制有关。唐宋厕所中,出现了积蓄粪便的大坑。例如：

(26) 常监饮药酒,服地黄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厕,弟子不知。被一黑物推之,陷于厕中。叫呼良久,弟子方来,自颈已下,悉被沾污。(《太平广记》卷八四引《逸史·宋师儒》)

(27) 一日,走到坑厕上屙屎,只见壁上挂着一个包裹……竟在坑版上铺了,把包裹塞在头底下,睡了一夜。……只见一个人头蓬眼肿,走到坑中来。……“昨日偶因登厕,寻个竹钉,挂在壁上。已后登厕已完,竟自去了,忘记取了包裹。”(《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

例(26)、(27)中常监跌入粪坑“自颈已下悉被沾污”,郑兴儿能在坑版上睡觉,可见唐宋时出现了又大又深的粪坑。而先秦时期的厕所,情况不同。例如：

(28) 睢佯死,即卷以箒,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惩后,令无妄言者。(《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例(28)中范睢被置厕中,虽沾污秽,却没有没顶之灾,可见当时厕中没有大坑。^[1] 厕坑使用,是在坑(或是大缸)上架一木架支撑人体,使用时要有登上的动作,因此,出现了“上厕所、登厕”一类的说法。从语料来看,厕中大坑出现的时代,跟“登、上”的使用相应,稍后,“坑”也成为厕所的别名,面对这个“坑”,“下”表示跌落进去,自然不宜。

5 “上厕所”的形成分析

处所和依附物(行为者)的关系,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容纳关系,一种是相邻或对照关系。容纳关系,以周边为界,强调范围的内外;相邻对照关系,以本身或本身的表面为参照,强调相对位置。不同的取向,表达的意义不同。比如,“水中”既可以和“水下”同义,也可以跟“水上”同义,因为“水中”表示容纳关系,边界以上下为限,就跟对照义的“水下”(水面之下)同义,如果它的边界以前后左右为限,就与对照义的“水上”(水面之上)同义。另一方面,同一个形式也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比如都是“手上”,“手上沾了泥土”中的“手上”是相邻对照的,指手的表面,“手上拿着书”中的“手上”是容纳性的,表示“书”在“手”的控制之内。

早期的“N处所(厕)”是一建筑性质的处所(房子),具有容纳关系,因此“V”采用了前往、滞留义的动

[1] 例(3)贾姬在厕中遭遇野猪,大约是因为野猪觅食。作者早年亲见,一些家畜,如狗、猪都有吃人的粪便的习性。这一情况,在古代词汇中也有反映。现代词典中,“圊”字一般分列两个义项:猪圈、厕所,其实它们是同一处所,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释圊》:“按豕在口中得为厕者,《晋语》云:‘小溲于豕牢而得文王’,知古人豕牢本兼厕清之用。故韦昭云:‘豕牢,厕也。’”后来因农业需要,才有存蓄粪便作肥料的粪坑出现。

词,如“如、之、奏、入、在”等,表示进入或停留在厕内(使用厕所)。唐宋以后“N_{处所}”发生了变化,既指房子,也指厕坑,而在指厕坑的时候,它是相邻性的,即行为对象并不进入厕坑,而是处在厕坑之上(使用厕所),这就影响了对动词的选择,原来水平位移的动词“如”被向上位移的动词“上、登”所取代,出现了不等义替换。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N_{处所}(厕)”。在表达中,“厕”新增的厕坑义不仅促成了动词的更换,它本身也由这两个意义分化出“东厕、茅厕、茅房”(房子)与“茅坑、厕坑、坑”(厕坑)两组形式,但字面上的区别并没有贯彻到语用中,这两组词的使用出现了混同。非容纳性的“坑”在后来的使用中,也能表示房子,出现了例(27)“走到坑中来”这样的表述;而在字面上明确表示房子的“茅房”等也可以理解为厕坑的,“上茅房”并不是登上房顶而是登上其中的厕坑。容纳与相邻这两种关系在表达形式上的混同,加上“上”本身的原因,使“v”的向上意义淡化,以致它们的合理性受到怀疑。比如具有明确向上义的“登”,在“登坑”一语中被俗写作音近的“蹲坑”,以求表意明确。

这一过程可表述如下:

1) 受厕所形制变化的影响(出现蓄粪大坑)，“V + N_{处所}”中“N_{处所}(厕)”分化出相容关系的建筑义(房子)和相邻关系的器物义(粪坑);

2) 由于使用厕所行为的变化,含有上移义的动词“登、上”替换了平移义的“如”,跟“厕”组合。尽管动词发生变化,但“登厕、上厕”与“如厕”仍保持同义关系,表示排泄行为。就本身的意义而言,“如厕”跟“登厕、上厕”有别,但二者在表义上也有共同点,“如厕”起初是跟排泄紧邻的行为,厕所形制变化之后,在“如厕”跟排泄之间,加上了一个“登厕”行为,排泄行为的紧邻关系不再是“如厕”,而是“登厕、上厕”了,替换性的变化随之发生;

3) “厕(N_{处所})”的意义分化引起词形变化,新词形从构词语素分析,有的表房子(东厕、茅房、茅厕),有的表粪坑(坑、厕坑、茅坑);

4) “厕”的新词形都跟“厕”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受“厕”的影响,在使用中混同,表房子的“东厕、茅房、茅厕”都可以跟“上”组合;

5) “上”表示移向空间高位和心理高位,包括一些空间位置不高、心理评价高的处所,不过,“上”在表示这类处所时,失去了在空间向上的特征,被混同于一般位移。因此导致本来与上移的“登(厕)”同义的“上(厕)”,在重新分析中跟平移的“如(厕)”混同。这就造成了“上”在使用中的两个不同趋向:强调上移义,通过词汇替换,可以跟“马桶、净桶”组合;也可忽略它的上移义,表示前往义,则出现了例(14)“上茅厕中方便”,例(20)用“上毛坑”回答“上哪去”。

这里,存在两两交叉的四组同义关系:动词“上 - 登”(上移)与“上 - 如”(平移),名词“厕 - 茅房”(房子)与“厕 - 坑”(粪坑)。它们之间的组配,本来是界限分明的,“上”本来跟“登”同义,跟相邻性的“坑”组合;但在重新分析中,被当作“如”的同义词,也可以跟容纳性的建筑名词组合。“厕”分化出的两个意义采用了不同的新词形,这本来可以强化上移行为与平移行为之间的区别,但这些新词又因为跟“厕”的同义关系相互混同,反而混淆了动词的行为特征,最后湮没了“上”的“登上”意义。

6 余论

从共时的角度来看,现代汉语中存在着不少违背规则的例外情况,但是,追溯历史可以发现,这些例外往往是在某种情况下通例的表现。通过各种词义演变手段造成的间接表意,使得构词语素的意义跟词的实际意义不一致,词内成分可分析性减弱;时间的阻隔又使这种整体认读的词汇成分造词理据被淡忘;类推作用下词汇系统自身的调整变化(自系统性),使这类词汇成分离开了原系统中的位置,依附于

其他类别,成为其中的例外。位移义的“如厕”、“上厕”等通过隐缺性间接表意被用来表示排泄,这种隐缺,是在一个习惯性的系列表达中,隐去要表达内容的表达形式,采用前后相关的表达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俞理明 2003)本来是“如厕/上厕—排泄—净手”这么一个连续行为,可以隐去“排泄”这个形式,而采用“如厕/上厕”或“净手”这样相关形式,去掉它们自身原来蕴含的意义,而表达“排泄”的意义,使“如厕”这样的词组凝合为词。这种整体化后的词义来自于词外被隐去的相邻成分,不能从呈现形式的构词语素直接推得,造词理据模糊了。而在类推关系中,空间上移义淡化了的“上厕”被归入移向心理高位的类别(比如“上街”、“上县城”),跟“厕”在语义上的低位形成冲突,成为这个系统中的例外。这样的词汇成分,如果从它们真正的来源来看,其实并不属于例外,例外的感觉,来自于对它们来源的错误解释,以及分析中系统关系错位(把空间位移当作心理位移)造成的不当归类。

参考文献

- 曹 炜 2001 《现代汉语词义学》,北京:学林出版社。
贾彦德 1999 《汉语语义学》(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国辉 2008 汉语空间方位词“上”的认知语义构式体系,《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2期,13-17页。
徐通锵 2001 《基础语言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 子 王雪明 2009 “上”、“下”动词性组合的不对称性解析,《语言科学》第1期,42-47页。
俞理明 2003 汉语词汇中的非理复合词,《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86-91页。
张志毅 张庆云 2001 《词汇语义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作者简介

俞理明,1952年11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史。

The Origin of *shang cesuo*(上厕所)

Yu Li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The inner connections among many modern Chinese expressions are not so evident anymore due to occurred chronological changes. Thus semantic research on rich chronological materials will greatly help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 and reasoning of these elements especially if one can examine the various forms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 targeted expression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shang*(上) in *shang cesuo* originated from the original meaning in “climbing the toilet” by applying the suggested principle.

Key words derivation meaning analysis *shang*(上) *xia*(下)